



□孙葆元

我们在生活里经历着秋,有谁想过秋是多层面的。只有当生命进入秋天,才突然悟得,秋除了是时节,秋也是时代。秋属于我们,还是我们属于秋?是眼前的事。然而,秋属于时代,是我们经历数度秋霜才明白的道理。

循着这个道理,逆光阴而上,去寻找秋的来踪,第一眼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这是唐人王昌龄的咏秋诗,描写戍边将士在烽火连天的秋月下,想起万里之外同一个月下的妻子,所发出的叹息。岁月将它定格为边塞诗,在瑟瑟秋风中,边塞充满悲凉。这样的思路延续千年,延续到今天,时代又唱出新的边塞曲:“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岁月的演变中,它悄悄在悲壮的音符里增加了责任的温度,秋风不再是那么悲凉。在时代的秋里,我们用豪迈的泪水替代了个人的叹息,这个时节就一下子灿烂起来。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浪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这是唐人沈佺期的《独不见》诗。与王昌龄相反,他写了妻子思念从军丈夫之情。千古征战,战场是一样的。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些发生在秋天的征战诗篇:“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是革命者走向战场的情怀:“红旗漫卷西风”,这是红军战士为理想征战的写照;当他们走过万里征途,站在六盘山上,吐出胸中的浩气:“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他们从南边走来,如今秋雁往南方飞去,南方有他们的故乡,有他们牺牲的妻子儿女。这是毛泽东的诗,他站在秋风里写下秋的悲壮,这个秋天让历史热血沸腾,不是黯然神伤的秋,而是热泪盈眶的秋。

杜甫也曾经站在一个山顶写下著名的诗篇《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的那个秋天是无奈的,孑然一身,困苦潦倒,他登到了高处,只是俯视,看到的是沙滩上鸟的回旋,却没有抬头去看那南飞的大雁。这是眼界。秋天须登高,天高,人也登到高处,触摸一下天上的流云。杜甫说,风太急了,他百年的病身挡不住如此急风。历史的秋风是不一样的,一年一个风色,杜甫只听见了猿的悲啼,他用这首诗诠释了悲秋。

人到秋来多悲怆,其实是在悲伤岁

月的递减。生机盎然的春和夏逝去了,无边落木,萧然了心头的理想。或者,悲秋的人心头根本没有理想,只把自身寄于秋风,随风飘零,那无边落木中也许有自身这一片叶子,因此,他看不见秋风里其实也有生机勃勃。苏轼看到了,他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是秋日独有的景象。只见花叶,不见枝干的人生是懦弱的人生。人固然要玉树临风,更要枝干挺拔,没有坚挺的枝干,哪有花叶婆娑?苏轼一语道破人生的隐忧所在,他是一位真正看到秋积极一面的古人。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秋是与人生绑在一起的,秋序的时节也是人序的时节。

第一个看到秋红的是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风霜是个魔术师,能把翠绿催成红艳;它也是人生的魔术师,能把稚嫩雕塑成秋的硬度。杜牧在秋寒的山坡上把车那么一停,就停出个红色的秋天。他看到了满山红叶,也看到了融入红叶中的自己,正是秋红时节,人也随着秋红热血沸腾。杜牧是清醒的,给懵懂的人生第一声秋的提示。我去过十月的香山,正是叶子红透的时候,站在枫林里抬头观看,漫天枫叶如云,像霞一样铺开,一直铺到我的心里,于是我的心与世界接通了,明白了杜牧为什么要停下来,静赏头上的红叶。我们在每一个季节都要停一停,赏一下周身,赏一下自身,能够解读自身的人生才是清醒的人生。杜牧太孤独了,踽踽走了千年,很多理解他的人也陷入红叶的孤芳自赏。

青年毛泽东站在家乡湘江的橘子洲头高唱了一首秋天的歌:“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这是多么浩大的秋红!我也曾循着他的脚步,从橘子洲头他年轻的塑像下出发,越过湘江,向北进发。那边是岳麓山,坐着爱晚亭和岳麓书院,一带林莽郁郁葱葱。可惜不是秋天,我没看到红叶,但是我看到了历史的红叶和那片红叶染红的情怀。

秋天是一首歌,秋的人生是一个组曲中音符最强音的段落。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秋天我们完成了人生的诗,那诗是红透了叶脉的血色。

在秋的歌吟中,竟一下子悟出了,秋天年年到,秋色似曾相识,然而,把五千年春秋排列起来,便看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秋。不临风雨难得秋,秋来了,莫悲它匆匆而过,而是珍惜它,像杜牧那样坐下来,细细品尝一番,然后迎接雪的序幕。秋还会来的,不论我们在与不在,秋是时代,永远在未来。

(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社员)

□安宁

沿着佛慧山生态廊桥的枕木台阶拾级而下,我遇到一株来自童年的构树。

正是秋天,济南几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在雾气中氤氲浮动,恍若虚幻的梦境。草木祛除了盛夏的华丽热闹,现出清朗疏阔之美。一群飞鸟掠过云端,在风中发出苍凉的鸣叫。这叫声唤醒了整个城市,奔波劳碌的人们,在堵车的间隙纷纷抬起头,看一眼高楼大厦簇拥的一小块天空,知道秋天已经来到济南城下,很快,草木就会凋零,怒放的一切终将消失,坠落大地的种子,会跟随着烈烈大风,或者归巢的蚂蚁,觅食的飞鸟,开启一场浩浩荡荡的流浪之旅。

人的一生有多长呢?谁也不能准确地预知。一棵树也不关心它的年龄,桫欂、苏铁、银杏、水杉,这些与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树木,它们此刻依然在大地上生机勃勃。一棵没有双脚的树,亿万年间究竟如何走遍整个世界,播撒下子孙后代,在抵达横跨佛慧山和老虎山的这条短路的生态廊桥之前,我并不知晓。就在这条长约七十米、宽约二十米的廊桥上,植满了四十多种花草树木,让我将它们一一记下,仿佛如此,这些与我一样卑微的生命,便在这片大地上具有了光芒和意义。那些点亮了泥土的花草,它们叫做紫薇、美女樱、欧石竹、木绣球、蓝雾草、狼尾草、佛甲草。那些枝条芜杂的灌木,它们叫做榆叶梅、金银木、欧洲荚蒾、碧桃、连翘、迎春。那些高大的乔木,它们叫做雪松、刺槐、白蜡、构树、榆树、火炬、黄栌、侧柏。

山风簌簌吹过半空中亲密缠绕的树木,并将一棵童年的构树带到我的身边。我并不知晓这棵树的名字,我只是被满树热烈的火焰瞬间击中,那是我年少时经常采摘的甜蜜的浆果。那时,我常常一个人在秋天空旷的田野里,胡乱地走来走去,走得累了,便随便找一处沟渠坐下来,看着天边燃烧的夕阳发呆。一株野生的构树会在这时用它杂乱的枝条挂住我单薄的衣衫,并将甜美的果实奉送给我。秋天的大地上,有太多这样丰盛的食物,我因此从未想过它们是泥土给予人类的馈赠,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揪下一把汁液饱满的果实,贪婪地吮吸着,一直吃到

它们染红了我的唇齿,路过的胖女人笑我是吸血的野鬼。

那些我忘记了名字的野果,仿佛一簇永不熄灭的炉火,温暖了我整个童年,以至于当我在异乡无意中看到它们,便瞬间逆流而上,重新成为那个因为渴望爱与温暖而在某个午后吃下满腹构树果实的孩子。就在这株构树的指示牌上,我看到一行小字:“我叫构树,我的果实很甜,小鸟吃下我,但消化不了种子,便把我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精通植物学的男人告诉我,早在《诗经·小雅》的鹤鸣篇里,就记有“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的诗句,大意是,园中何处有青檀大树,在它的下面,便会生出矮小的构树。但我并不关心一株构树在文学史上的踪迹,我只被一只可以带着构树果实四处流浪的飞鸟忽然间击中。

一棵构树没有双脚,它却借助自由的飞鸟,流浪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甜美的果实,滋养了无数喜鹊或者黄鹂,并在飞鸟的腹中度过一小段安静的时光,而后抵达另外一片陌生的家园,随意地落入贫瘠的瓦砾或者肥沃的泥土,在春天绵绵的细雨中,重新开启枝繁叶茂的一生。

我坚信这一株廊桥下的构树,一定来自于童年曾经经过的故乡的沟渠。就在那里,大风呼啸,飞鸟集聚,将构树的种子以接力的形式,年复一年地带它们在大地上海浪、奔跑。而我,也跟随构树小小的种子,借助于命运的舟楫,离开故土,一路向北,抵达遥远的呼伦贝尔草原,并在那里,将生命的种子化作蓬勃的野草,生生不息,永不离去。

没有人告诉我,此刻与我猝然相遇的这株火红的构树,究竟来自童年的哪一粒种子。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和秋天无数的种子,会继续前往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漫长的一生,又将在哪里终结。我只看到一只鸟雀,在午后寂静的阳光下,尽情啄食了满腹甘甜的汁液,而后振翅飞去,杳无踪迹。

秋天的风,将斑斓的树叶吹满了山谷。我捡起一枚被落叶覆盖的构树果实,转身离去。

(本文作者为80后作家,山东泰安人,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任教于内蒙古大学)

【性情文本】

风吹满了山谷

【文化杂谈】

秋的时节与时代